

密乘地道安立

——吉祥密集聖規相順之密宗地道安立
嘉言善緣津梁

央堅嘎偉洛卓 造論
釋緣宗 漢譯

密乘地道安立

——吉祥密集聖規相順之密宗地道安立嘉言善緣津梁

央堅嘎偉洛卓 造論
釋緣宗 漢譯

南無古汝班則達熱雅（頂禮上師金剛持）！

清淨俱生空樂虛空界，艷麗幻化相好虹舞演；

最初怙主雙運（注1）足蓮下，虔誠頂禮祈願悲垂念！

無量劫中僅名亦難聞，濁世一生順利能施與；

具備七支和合（注2）勝果位，即爲無上瑜伽甚深續。

依隨文殊怙主善知識，幻現父子無比善說論；

二次行進地道安立理，易解言語略釋示端倪！

於此講說無上密咒的地道安立，分二：

甲一、行道情況； 甲二、十地等及五道的安立情況。

初中分二：乙一、總說； 乙二、特別解說無上二次第
道的行道情況。初者

在下三續部中，有相瑜伽代替生起次第，無相瑜伽代替
圓滿次第，而且僅此而已，其中是沒有任何生圓次第的內涵及
名相的，是因爲彼三者雖有從現階段修持與清淨品果位佛地四

種清淨（注3）相應的道，但沒有修持與雜染品生死中陰三有相
應之道。而不管生圓次第哪一種法，都是以佛地法報化三身爲
所淨果，生死中陰三有爲所淨基，從現在修持與（生死中陰）
三有隨類相應的能淨道用。

有相瑜伽是沒有在領悟空性的心攝持下的本尊瑜伽，無
相瑜伽則是在領悟空性的心攝持下的本尊瑜伽。

波羅密乘及下三續部以自道雖能到達十地，但最終在十
地最後有時一定要加上無上道才能成佛，因爲若不增添無上道，
僅依它們自身的道不能成佛。

《波羅密心要莊嚴論》中說：「以波羅密道經過三大阿
僧祇劫行道後，補以密咒道，成就色身的情况，當從他處了知。」
克主杰大師的《續部總安立》中說：「單純的波羅密道雖能行
到十地，最終成佛定需觀待趣入無上密咒道，否則不能成佛。」

若言：「若是那樣，依靠波羅密乘及下續部道不能成佛。」

無過。以它們各自之道能達到十地最後有，再添以無上
道而成佛。依波羅密乘及下續部自道可以成佛，但單純以它們
的道不能成佛，此間的差別是合理的，因爲僅是在它們自道上
增加咒道，並非捨棄自道而趣入密咒。

下三續部自語雖承許一生成佛，但與無上部的一生成佛意義完全不同。在彼三部宗中，利根者在無相瑜伽究竟後，要修成能住許多大劫的壽持明，依止深明不二瑜伽，長期修道而成佛；而無上部的特法為，昔未曾入咒道者，從開始趣入，不需要觀待那麼長的時間，即能在濁世短暫的一生中成佛。

乙二、特別解說無上二次第道的行道情況，分二：

丙一、生次的行道情況；丙二、圓次的行道情況。

初中分五：丁一、性相；丁二、分類；丁三、詮釋；

丁四、生次究竟之量；丁五、生次遷變為圓滿的情況。初者

由修力未發生風入住融中脈，能成熟自果圓次的相續，隨順於生死中陰相應之相，以心開始觀察而修，住於此類^(注4)的瑜伽為生次性相。

生次、觀察次第、造作瑜伽、第一次第瑜伽同義。

丁二、分類

以體性分，粗分一念瑜伽及細分分別瑜伽。初與生次粗分瑜伽、專注咒瑜伽同義；第二與細分生次瑜伽、內注瑜伽同義。在續部注釋中，再再宣說粗分生次究竟的瑜伽為「殊勝專注咒」之名；細分生次究竟的瑜伽為「殊勝內注」之名。

粗分生次瑜伽者，為壇城最勝以前的部分。細分瑜伽者，為在微細明點內修習能依所依壇城。

丁三、詮釋

粗分生次瑜伽（有法），於汝稱為「粗分一念瑜伽」的原由者，是因為所緣依較細分的粗大，並且是念自己與本尊為一，或一心憶念本尊的瑜伽，故爾如是宣稱。

細分生次瑜伽（有法），於汝稱為「細分分別瑜伽」的原由者，是因為所緣依較粗分生次微細，並且是由分別心觀察而修的瑜伽，故爾如是宣稱。

如是的第一次第瑜伽，被稱為生次者，是因為由心造作生起的方式，修習與所淨基——生死中陰三者相順的三身瑜伽的次第。^(注5)

丁四、生次究竟之量

有說就一位補特且羅而言，從道在內心生起的次第方面，分四：一、初業者；二、智慧稍降；三、對智慧稍得自在；四、對智慧獲清淨自在。

第一、第二，以及第三的一分是生次階段。第三的一分

及第四是圓次階段。

從最初修生次起，乃至能漸次觀想明現粗分能依所依壇城，但不能瞬間同時如是顯現期間為初業者。

粗分的雖能一瞬間同時堅固明現，乃至對各處微細本尊不能那樣堅固清楚顯現之間，為智慧稍降階段。

一切微細本尊亦能瞬間，如現前般，獲得堅固明顯顯現，乃至未到對智慧獲得清淨自在期間，稱為對智慧稍獲自在。此處有生圓兩部分，從此界限，安立為對粗分生次獲得堅固。

對智慧獲清淨自在，為生次究竟後，對圓次獲得能力的階段。因此，如所發什麼樣的牽引般，依次明觀能依所依壇城，從彼量中，無有增減，在明現及本尊慢的狀態裏，何時生起無造作的覺受，為最初生起生次的證悟，彼補特伽羅則被安立為生次者。

對粗細生次獲得堅固及彼究竟的量各各安立如下：

明觀粗分的能依所依壇城時，其中的一切粗細分，毫不混雜地剎那間清楚顯起，並且遠離掉沉，獲得持續一晝夜的六分之一，為粗分生次獲得堅固。如是能隨欲住經年累月者，為粗分生次究竟的量。

微細如芥子許的明點裏，明觀能依所依壇城，其中的一切粗細分，毫不混雜地剎那間清楚顯起，如前能住依次各各為細分生次獲得堅固，及其究竟的量。

若細分生次究竟，獲得身心輕安，由是成辦具相的寂止（奢摩他），緣天身及手幟收放等的勝觀也會產生，所以獲得殊勝止觀雙運。因此，在任一四續部中，除修本尊瑜伽外，沒有另外宣說修習寂止的情況，因為由修本尊瑜伽即可成辦具足性相的寂止。

丁五、生次遷變為圓滿次第的情況

由修習力令風入住融中脈，從而產生的俱生大樂智，何時在自心續上生起，即安立生次轉變為圓次。

丙二、圓次的行道情況，分五：

丁一、性相；丁二、分類；丁三、詮釋；

丁四、從下次第向上遷變情況；丁五、證果情況。初者

由修力令風入住融中脈產生的學位者內心中的瑜伽，為圓次性相。

有一類利根生次者，依靠業印，雖在生次階段，引生風

入住融中脈的證悟，但其體性仍被安立為圓次的證悟類。圓次、不觀察次第、真實瑜伽、第二次第瑜伽，四者同義。

丁二、分類

圓次分為身遠離^(注6)、語遠離、心遠離、幻身、光明、雙運次第六種。是於《攝行》（聖天）、《根本續第六品的本釋》（即龍樹的釋續金剛鬘）中這樣宣說。而在《五次第》（龍樹）、《安立次第》（龍菩提）裏，把身遠離攝入語遠離，以語遠離為初次，如是說為五次第。《明炬第一品》（月稱）中把初、二次第攝入心遠離，由此又把圓次分為緣心次第等四種。這些只是開合的不同，本意並不相違。《密集後續》（釋續）又把圓次分為別攝等六加行。六支中別攝、禪定攝入身遠離，命勤攝入語遠離，持風攝入光明，隨念、三摩地二者攝入雙運。

（注7）

丁三、詮釋

第二次第的瑜伽有法，於汝稱為圓次的原由者，是因為不需觀待心的安立，僅從自己修成，即可專注圓滿身體氣脈、明點的竅要而修習的次第，故作如是說。

丁四、從下次第向上遷變情況

從生次遷變到圓次身遠離的情況如前所述。根本定中，修習風融中脈所產生的空樂智，從彼起已的後得時，對於一切境

的顯現，以空樂印證，呈現為百類^(注8)等本尊的行相之瑜伽，為圓次的身遠離。

稱為身遠離的原因者，遠離基位身體，自續所攝的蘊處界等，以圓次的空樂印證後，從而遠離平庸的現相貪著，呈現為清淨本尊的行相，故作如是說。^(注9)總的說來，身遠離有生圓兩部分。

向上道遷變情況，分五：

戊一、從身遠離向語遠離遷變情況者

風的起入住三者的自音調，現為三字的音調，依靠如此的金剛念誦，心間上下的脈結（上下各有三）得以鬆緩後，從而上下的風融入心間中脈，由此產生光明智，即為身遠離遷變為語遠離。^(注10)

語遠離的字面意思者，語的根本極微細之風，遠離平庸的流動，是一種風咒無分和合的瑜伽，故作如是說。

戊二、從語遠離遷變為心遠離的情況者

依靠內緣——遍行風金剛誦，以及外緣——手印命勤^(注11)，心間脈結全部解開，根本支風及遍行風的一分（粗分），融入心間不壞明點，何時產生光明智慧時，安立為從語遠離遷變為心遠離。

在克主杰大師的《密筆記》中說：「從最初修語遠離乃至心間餘存脈結未全部解開之間，所顯現的任何四空，皆是語遠離。由依內外兩種方便，心間餘存脈結全部解開，諸風入住融心間中脈內的不壞明點，由此最初產生的四空，即安立為心遠離的四空」。

總的說來，風隨便融入中脈何處，雖都顯現四空，但融入心間所顯現者，在融入別處不顯現。由金剛誦未解開心間脈結期間，雖然融入心間中脈^(注12)，但不是融入不壞明點。有說心間脈結一旦解開，由此之力令其它一切脈結解開。

在此階段，自宗一些大德認為欲生起心遠離，定需觀待業印。有些說，欲生起究竟心遠離時方需要，僅僅心遠離並不需要。還有說，無上密咒少許上上利根化機僅依智慧手印，就能生起圓滿道，任何階段亦不需要業印。如是等言論不一，何者符合至尊上師（宗喀巴大師）的密意，還需詳察。

心遠離的字面意思者：一切有寂的根本心，遠離分別及其騎風，顯現為空樂無分體性的瑜伽，所以有如此稱謂。

心遠離^(注13)以下近得的最後，雖然產生光明，但在《五次第》、《攝行》等中未曾提及，是考慮到把光明說為第四次

第的原故。三遠離的光明近得都是具有二現的識，而義光明是沒有絲毫二現的識，彼二者不可攝為一種。因此義光明唯指第四空。

從陽焰乃至光明間諸相顯現之理，彼等隨順諸相者，如基位時男女交合、睡眠及昏倒等的時候。道位時的第三灌頂、金剛誦以下等階段雖然出現，但真正者，如基位時死沒階段，道位時則從心遠離開始發生，至尊上師在《現覺次第釋》中如此宣說。

若如是，詳細說來，應承許金剛誦以下的明、增、得三者及光明亦是隨順的。在那些時候，極微細二現雖未遮止，但由風融入中脈之力，粗分二現遮除，由此呈現出明亮白花花景象乃至如清淨黎明虛空的許多現象，在那些階段，空樂和合而修。

道位時的明增得三者等，亦不是連續生起的。在賈曹杰的《五次第筆記》中說：「如前所說的彼等因緣，再再串修而生起光明智，再反復多次地串修那些聚合因素，而生起增等智慧，並非在前生起之後接著生起。」

如是得到心遠離後，數數修習內外二種方便及全持、隨融兩種收攝次第，住於諸關節處的遍行風等一切風，如死沒次

第般融入心間不壞明點，由此顯現出具相的陽焰乃至光明相，如是的光明即究竟心遠離的喻光明，亦是第三次第幻身的究竟修習基。

戊三、從心遠離到幻身的遷變情況

從剛提到的究竟心遠離喻光明中準備起來時，風稍微振動，如是成就逆次得的同時，以魚躍水面的方式，彼光明的乘騎第五光明風作近取因，光明心作俱有緣，從粗大的異熟身中另外分離出來，真正成辦相好莊嚴的幻身。

欲成辦如此的幻身，雖需由修力別別分開粗細二身，但不必位置分開而成辦，如克主杰《五次筆記》中說：「即生成辦的不淨幻身，彼雖然區別於粗分身，但是位置並未各各分開，因為它還沒有能力。」《五次明炬論》中說：「區分於舊有的身體，但不必捨棄舊身的位置而住，如前所說，從《明炬》中所說清淨幻身住於蘊籃中等亦可了知。」（注14）

若言：「那麼，則與《明炬》中所說‘若最初成就此雙運身，是以住於前身另外位置的方式成辦’相違，因為說淨不淨幻身成辦情況相同故。」

無過！因為其中的論義是說，幻身最初在舊蘊的位置中間中脈內成辦後，其後，位置區分於舊蘊，而有住於身外者。

成辦淨不淨幻身時，不單純是身，能依所依的壇城亦圓滿生起。如克主杰的《小字》裏說：「從身遠離乃至雙運間的一切時中，若自生起為金剛持，能依所依壇城需圓滿生起。」瑜伽自在米拉日巴尊者說：「從原本微細柔軟的風心中，將成就本尊無量殿等。」

由於幻身是僅由近取因風而成，所以認為是色法，但並非無生物，因其是智慧的體性。它的修習基——本初身，或者極微細風心一體中的風支，說為色心二法的體性故。

此第三次第的幻身，從最初成就已，直至未得義光明間，無論根本、後得一切時中，都不間斷而有，但在義光明生起時，於光明中淨化，同類流斷。

諸位大德上師認為，最初成辦幻身時，於心間脈輪中脈內成辦者，說為內起，於異熟蘊外成辦者，說為外起。上下密院的教材中認為幻身唯為外起。善財大師、勝者溫薩巴大師等認為唯是內起。

《五次明炬》中說：「心遠離的風心二者的本初身，將成就幻身時，或別於粗身於身外，或於身內，隨所欲樂，而趣彼之義。」依此密意，班禪一切智善慧法幢吉祥賢說，隨瑜伽

士的意願，有著於心間中脈內或外面的不同生起情況，所以內起、外起都是合理的。雖觀待一處，內外起相違，但總的說來，這兩者並不相違。它們各自能證成的原因，於此恐繁不叙，當從各自論典中了知。

成辦的時間：雖然宗大師的《密宗道次第廣論》、《灌頂義理極明論》、《安立次第疏》等中隨順於諸古德的看法，書有在逆次明的末時成辦幻身的情況，但自宗所許，如《五次明炬》中教敕說，基位時死光明的滅與成辦中有同時。同樣，道位時，光明滅與成辦幻身亦需同時，即在逆次得的同時成就幻身。

幻身的字面意思者，因為是以幻化等十二種喻^(注15)表示的僅為極微細風心的天身或身，所以作如是說。又由於其煩惱障還未清淨，故亦稱為「不淨幻身」、「有漏智慧身」。續典中云，僅對成就幻身情況有所理解亦有無量利益，如《智慧金剛集續》中說：「唯對大樂三摩地，僅生特別的勝解，亦令住於初業者地，複將學修不退轉。」是說對於幻身，僅僅有所理解乃至特別勝解，會出生猶如初業者地生起次第究竟及正學修於彼道種性決定地的利益。此處大樂三摩地即說是幻身名。

戊四、從幻身到義光明遷變的情況

不淨幻身於六月等中行持三行^(注16)隨一，若產生快要得

到義光明的征相，與手印等引中數數修習兩種禪定的收攝次第，由此呈現明增得三者及光明。彼時，若光明俱生樂現證空性，即為現證第四次第義光明。彼時，不淨幻身滅，得到一切煩惱障正對治的見道無間道，得到無上密乘的初地、成為聖者都是同時的。

此第四次第的義光明，是在外面虛空遠離作障染的月、日及傍晚黑暗等過失的黎明時分得到，就這點安立為外現覺。又是在內部識超越作障染的白紅黑三者的時候現證，就這點安立為內現覺，所以說凡是第四次第義光明，皆是兩種現覺。

複如《五次明炬》中說：「喻光明時，其面前現出如清淨虛空的所持行相，而在義光明階段，連微細的二現亦隱沒，沒有了戲論的垢染，以虛空為喻，而並非顯現出那樣的行相。

總的說來，光明從名字言詮方面來分，有兩種：境光明、有境光明。初與空性同義。第二中，對空性以總義方式領悟的光明稱為「喻光明」，現證空性的光明稱為「義光明」^(注17)。

喻光明有許多種，三種遠離及第三次第幻身的喻光明。

義光明有正對治煩惱障的義光明、斷盡煩惱障的義光明、正對治所知障的義光明、斷盡所知障的義光明。如是的喻、義光明亦稱為「空樂無分智」，只是在喻俱生階段，由於以總義

的方式領悟空性，微細二現沒有遮除，僅是勝解作意空樂和合一味，而義俱生則現證空性，由此微細二現亦得淨化，從而使空樂圓滿地和合一味。

稱為「義光明」的原因者，因其是由於有境俱生樂，現前勝義諦光明境，從而隱沒無餘世俗戲論的智慧，故作如是說。

若問：「那麼，既然以波羅密乘及下續部道行至十地最後有時，定需加上咒道，如此的菩薩從何處進入咒道呢？」不是從生次，或第三次第幻身以下進入，因為依它道可以圓滿三無數劫的資糧，以彼能代替第三次第幻身以下的部分，所以是從義光明次第進入的。

如是最後有菩薩等持入於不動三摩地時，十方諸佛彈指令起，並說僅由你那樣的三摩地不能成佛，（當入無上瑜伽續部），隨後召來勝明點天女，夜半時，正式傳授第三灌頂，得到從明、增、得為前行之門表示的義光明。

從彼現起為波羅密乘菩薩身，黎明時，於彼菩薩，傳授光明及雙運的教授，授第四詞義灌頂，並於彼黎明時，現證義光明。從彼現起為學位雙運身，然後，依於有學雙運，在黎明的後分曙光將顯現時，現證無學雙運，如《五次明炬》中說：「夜

半時，上師傳授依於業印的正式灌頂，代表義光明；隨後黎明，傳授光明之修法；其後傳授成就雙運的教授。由此，（先）證得義光明，其後成就雙運。」

若問：「那麼，《攝行論》中“於夜半時，證得光明”的說法應不合理！」

它的意思是說於夜半時，代表義光明之義，並非現證義。因此，認為夜半時，從義光明現起學位雙運身的看法亦不合理，因為《明炬》中說，若是最初得到義光明的時間，一定是在黎明時分，並且即便是最初證得學無學雙運的時間，亦需是黎明。如《辯析寶芽》中說：「《五次》、《攝行》、《解脫明點》中宣說，無學雙運亦是在黎明時分證得，可見在這個時候證得，同於有學雙運。」

另外，認為從夜半義光明中不生起有學雙運身，直接於彼等持定的狀態中證得無學雙運的看法是不合理的，因為還未傳授光明雙運教授，即不能現證無學雙運。

若言：「是在夜半光明的前面傳授的。」曰：既與所說傳授光明雙運教授的時間是黎明相違，況且又在未以灌頂令堪為法器之前，就傳授那樣的教授是不應理故。如是的無學雙運，是從學際（有學最後位）義光明風動搖而生起的，還是不動搖

的情況下生起的呢？

若是第一種情況，則與所說學際義光明風無動搖相違；若是第二種情況，學際義光明風毫不動搖的情況下，是如何如魚躍水面那樣，開始生起等類流昔未曾有的無學雙運身的？如果能生起，第四次第義光明亦不可否認地應能在風不動的狀態下現起有學雙運身。

《五次明炬》中也說：「顯示出，從僅由義光明淨化的風心中，未成就幻身，則不能證得無學色身。」「昔未生起第三次第幻身以下的次第，而從最後二次第生起者，當知為別例。」其義是說如是的菩薩需經生起最後光明、雙運二次第而成佛。

若言：「那麼，彼《明炬論》中所說「僅從義光明俱生智及其乘騎風中，將成就無學雙運清淨幻身’當不合理！」它的意思是說，僅從義光明風心成就有學雙運身，從彼等類流中成就無學雙運的一支——清淨幻身。

他人駁難說：「波羅密乘及下續部行道最後的菩薩趣入咒道時，應從義光明趣入，因其是從義光明次第趣入故。」

不周遍。因為對於那樣的菩薩傳授第三灌頂時，以明、

增、得三者為前行的表示義光明的空樂智彼即是咒道故。

若欲成佛，無論如何要趣入無上咒道的原因者：因為明、增、得三者二現錯亂的習氣，乃至未根本遮除期間，就不能成佛，而要淨化錯亂習氣令永不復生，則需要俱生大樂現證真如義而修習，而要領悟彼理，除了無上咒乘外，別無它法故。

沒有現證修習如是空樂和合的義光明，就不能圓滿斷盡所知障，則不能證得法身，沒有成辦義光明淨化的清淨風心所成的幻身，就得不到色身，所以空樂和合及成辦幻身是法色二身的不共的等類因，且是無上咒道的究竟心髓。

戊五、從第四次第的義光明到有學雙運的遷變情況

從義光明準備逆次而起時，彼光明中風稍微動搖的同時，光明之乘騎第五光明風作近取因，光明心作俱有緣，現起清淨幻身的無間之時，別於粗分身，真實成就斷盡煩惱障的斷與淨幻身二者雙運的斷雙運身。

與此同時，成就從義光明逆次之得，義光明滅，得到斷盡煩惱障的解脫道，成為阿羅漢，遷變為二地，得到大乘修道，它們是同時的。彼時，雖沒有主要的雙運——證雙運，亦需安立為得到雙運。如《五次明炬》說：「另有其它安立雙運的情況，對於得到的任何雙運，不必皆以其安立之理，安立為雙運。」

《五次》中所說二十一種或二十三種雙運皆攝入斷、證二種雙運裏，並且彼時，已得到斷雙運故。

隨後，從逆次的得乃至陽焰之間，諸相依次現起，生起後得位。

遷變到證雙運的量者：斷雙運身複一心等持住於空性，當光明俱生智現前時，就得到了身清淨——幻身與心清淨——義光明二者身心一體的主要雙運——證雙運。

凡是明、增、得三者中的任一者，決定是分別心，在（龍樹）《經和合論》中說明、增、得三者為無分別者，是指觀待八十自性分別，由於風心的動搖無比微弱，二現的戲論較小，考慮到此義，說為無分別，並不是說不是執持聲義的分別心。

因此，善巧自在者阿旺年智（甘丹寺）大法台說，從第四次義光明無間現起的「得」是以總義的方式證悟空性。但班禪一切智洛桑華旦益西吉祥賢說，第四次義光明及從其現起的逆次得二者現證空性義是相同的，只是執持方式有所差別，光明時，對於空性，勵力專注執持，而在得時，由昔串習力，使執持變得鬆緩。

若問：「那樣的有學雙運，修持的次第又是如何的呢？」

《五次》中說：「住於雙運定，無複可學習。」是指不再有新學昔未學習之道，但需串修曾經學習的。彼（雙運身）住於粗大的身體內，為了斷盡所知障，再再串修二種禪定的收攝次第等，從而達到對道更發功用的階段時，學修隨一三行，則由於根性的差別，將於半月、一月或六月內出現成就無學雙運的征相，得到如《攝行論》所說的八種自在功德：「色細及粗分，獲得遍清淨，極明性堅固，自在隨所欲。」（注18）另外如《薩布扎》第十品中所說的諸相也會出現。

八種自在功德與八種功德自在並不相同，初八種亦存在於有學雙運內心，而後八種唯是佛的功德。

所言「行」者，是對於總的妙欲，尤其對熱瑪妙欲，明瞭其自性而受用，由此令內部的空樂三摩地更為熾然，對彼修持，更增殊勝效用的方便，即是「行」，分有三種：有戲論行、無戲論行及極無戲論行。

有戲論行的定義為：有業印、面具、衣飾等，並且有對話等戲論事的行。

無戲論行的定義為：有業印、面具、衣飾等，但遠離對話等戲論事的行。

極無戲論行的定義為：斷除外在的一切戲論，與智慧印等持而住，並且將護睡眠光明，此二者聯合專注修習空樂無分

的智慧之行。

這三行各有生次行及圓次行兩種，以及爲得昔未曾得之行及得已更增效用之行兩種。無戲論行有廣、中、略三種。

丁五、證果情况 (注19)

總的說來，以無上道於此行者身蘊上成就佛果的情况有兩種：一種道規是以善巧方便消盡此異熟蘊的同時成就佛果；另一種道規是在此異熟蘊內成就佛果。初爲吉祥時輪規，第二種是時輪以外的其它無上部的修規。

若是以無上道一生決定成佛的補特且羅，一定是南瞻部洲的人。所言「中陰成佛」是代替中陰而成就幻身，於彼所依上成佛，所以不屬六道衆生，曆生成佛有人天兩種。

於此階段，有學雙運者依靠修持根本、後得諸種善行，產生前面所說的諸種徽相，在黎明時分，從內外所引的兩種現覺之門現證義光明。彼光明的第一剎那，即學位最後際義光明，猶如波羅密乘最後際無間道的替代。它作爲所知障的正對治，於其光明第二剎那，斷盡所知障，有學雙運的後續等類流轉成無學雙運身，從而證得七支和合的果位，乃至輪回未空之間，不動安住。七支和合 (注20) 者，如阿闍黎阿旺扎巴說：「受用圓滿和合及大樂，無性悲遍無間永不滅」。

如是具備兩種清淨的境光明，即無爲法身。有境光明亦稱爲「智慧法身」、「大樂身」。其所依色身，僅由風心成辦者爲報身。

法色二身，一體兩面，故把彼色身說爲「無二智慧身」。鈴尊者說大樂智及無學雙運是自性身。若如是，此宗不許自性身被滅諦或無爲法所周遍。

又如說瓶灌、秘灌、智慧灌三者成辦身語意三金剛，或化、報、法三身，依此是要把總的色身安立爲化身，佛語安立爲報身，意安立爲法身。若如是，是否相好莊嚴的報身雖是所說「瓶灌成就身」中的化身，而不應認爲是平時所說的化身呢？還請審察。

甲二、十地等及五道的安立情况，分二：乙一、續部及注釋中說法；乙二、攝義顯示。初者

波羅密乘中聖者有學地，說有從初地——歡喜地乃至十地——法云地之間的十地，其上加無學普光明地，則爲十一地，或者再加上異生地則有十二地。某些論典中，亦說異生地分爲勝解行地及初業者地兩種。

無上咒規地的安立情況在根本釋續及注釋論典中有十地，亦有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地的情況。地的名字、安立等亦出現許多異同。

《密集根本續》第十一品中說：「將成為菩薩，住於十地中。」僅說了十地的名字。《明炬》中把十地說為十風來解釋它的意思。

《釋續金剛鬘》中說：「瓶灌十一種，上面的灌頂有三種，如是共十四種，每一種灌頂即是一地。」其中也僅說了十四地的數量，名字和內容都未詳說。

《密意授記》中說：「諸佛所依止的地即第十三地。」僅說明第四次第的義光明為第十三地，而地的名義都沒有說。

《五次》云：「由初業加行，獲得第八地；見三光明者，住於第十地。」《攝行論》也說：「於此金剛乘，學修生次已，獲得十地」。「現觀身語意而得十地。」

兩部論相順，初業加行生次為第八地，見三光明或現觀身語意是心遠離，故與第十地結合。密集根本釋續及龍樹父子的論典中地的安立亦僅此而已。

《歡喜金剛》、《薩布扎》第五十品中說：「住、近住，田、近田，欲分別（音為三鷗哈）、近欲分別，攝、近攝，尸林、近尸林，飲斷、近飲斷，此等為十二地。」此中說了與波羅密乘名字不同的十二地。

在《薩布扎》此品及《勝樂根本續》第五十品中說：「住是歡喜地，近住是無垢地，田是發光地，近田是焰慧地，欲分別是難勝地，近欲分別是現前地，攝是遠行地，近攝是不動地，尸林是善慧地，近尸林是法云地。」把住等十說為十地。

在《薩布扎》及《無上續釋》等中雖說：「三鷗現前地，難勝近三鷗。」但應依其釋《教授穗》第十七品中釋為「欲分別難勝」、「現前近欲分別」所說而承許，因為「三鷗哈」中的「三鷗」是「欲」的意思，「哈」為「分別」的意思。

《教授穗》中說：「飲斷是勝解行地，第十二地普光明地是近飲斷。」是把飲斷釋為勝解行地，近飲斷釋為普光明地。

《金剛心要莊嚴續》中從大普光明地至十二地別別自性種性地間，說了十二地不同的名字，分別為：普光、甘露光、虛空光、金剛光、寶光、蓮花持、業光、無喻、離喻、智光、一切智、別別自性種性地。

《無上續釋》第三十品中說：「所言歡喜及無垢等十地之上，再加上無喻、具智，如是為十二地」，或再加上「金剛地為第十三」，這樣說有十三地。

《大印明點》第二品中說：「阿闍黎灌頂分十一種，秘灌為第十二，智慧為第十三，如有十四種藻頂，每一灌頂為一地，彼等皆為地自在主」。此說法與《金剛鬘》相同。

《智慧明點》第十八品中說：「第一地、為勝解行地；第二、歡喜；第三、無垢；第四、發光；第五、焰慧；第六、難勝；第七、現前；第八、遠行；第九、不動；第十、善慧，彼等是菩薩地；法云是佛地；普光是圓滿正覺地；普明增光是吉祥金剛薩埵薄伽梵化身地；普光得光是報身地；無言無量是大樂地，這些是於普喜支分上，安立為地。」又彼論中說：「常時憶念，幻化之身，為第十一地，報身為第十二，法身為第十三，大樂為第十四，第十五稱為智慧地，第十六地沒有安立。」

其中勝解行地是指加行道暖等四，是凡夫地，其餘的是聖者地。其中第十地法云雖稱為佛地，但不是圓滿正覺地的說法，此亦是《般若波羅密經》及《現觀莊嚴論》的觀點。

以勝解行地為初地的十一地，其上普光明地若分為三身及大樂身四種，則有十五地；若普光明地分為三身、大樂身及

智慧身，但以歡喜地為初地，亦是十五地；但若觀待以勝解行地為初地，則成了十六地。因此《智慧明點釋》亦說有十六地，可見此宗中並不是沒有比十五地多的情況。

乙二、攝義顯示：

如是在咒道階段，地的數量分為十時，則如《勝樂根本續》、《薩布扎》等中所說，以聖者有學地為十，其中的「住為歡喜地」乃至「近尸林為法云」，則說了與波羅密乘名字異同的兩種情況，應知二名同為一義。

安立十一地情況者：在彼十地之上，加上佛地普光即是。《教授穗》第二部中說：「作為輾轉增勝功德的所依故，當見有所言歡喜地乃至法云地、普光明地共十一地。」

十二地者：在彼十一地前面加上勝解行地，即十二地。《歡喜金剛》、《薩布扎》中把十二地依次命名為「住」乃至「近飲斷」。如《歡喜金剛》中「此等是十二地」的所說義。

《金剛心要莊嚴續》中所說「普光」、「甘露光」等不同名字的十二地也應與彼諸地次第結合，《密宗道次第廣論》、《隱義普明論》等有此說明。

十三地安立情况，在《教授穗》中說有兩種：一種是異生地分爲初業者、勝解行二地，其上加上前面所說的歡喜等十一地。第二種如《無上續釋》中所說，歡喜等十地之上，加上特別道體性的無喻地、無間道體性的具智地，普光體性的金剛地，如有十三地。如《教授穗》第二部中說：「如是十一地，加上勝解行地爲十二地，複加上初業者地爲十三；或者加上特別道體性的無喻地爲十二，佛地無間道自性的具智地爲十三。」

其中初者有凡聖兩地，後者唯是聖者地。依於《無上續釋》的觀點，第十地分爲三部分：總的十地或者剛證得的十地部分、無喻地——即十地的特別道、具智地——即最後際無間道。

《密意授記》釋第四次第義光明爲第十三地。有些《攝行釋》及《五次釋》把加行道暖等四，各分上中下三品安立爲十二地，這樣義光明觀待彼等而安立爲第十三地。如《攝行釋》中說：「若時成爲最下的暖後，乃至忍、世第一法，上中共十二加行，歡喜則爲第十三。」那麼，觀待彼，應知有學雙運安立爲第十四地。

加行道安立十二地的情况者：即彼釋中，說由金剛誦獲得第八地加行道忍上中二品；由心遠離得下中品世第一法；幻身上品世第一法。那麼，由此應安立生次獲得上中下三品暖，

上中下加行頂，以及下品忍共七品。

另有《密意授記》的看法，《攝行論》中心遠離與第十地結合，因此幻身爲第十一地，義光明爲第十二地，若它觀待勝解行地作爲初地，則安立爲十三地。

十四地的安立情况者：水、冠、杵、鈴、名、咒灌頂、授記蘇息合二爲一、金剛禁行、行禁行、不退轉金剛阿闍黎灌頂、隨許灌頂，如是共十一種瓶灌頂；加上秘灌頂、智慧灌頂及第四灌頂如是上三灌頂，共十四種灌頂。^(注 21)

《金剛鬘》、《大印明點》中每一地與每一灌頂結合，成十四地。《無上續釋》中所說的十三地，在其最初加上勝解行地，亦是一種十四地的情况。雖則如是，若把所說十四種灌頂結合十四地的意思，認爲是能代替的話，則成大過錯。那麼，應是什麼意思呢？《五次明炬》中說，由於某一法的相順方面而結合的。其它諸多論典中，說由得到那些灌頂，與得到那些地的緣份相等，也有說植下了得到彼地的能力和習氣。這些說法是否意趣一致，還望觀察。

十五地、十六地的安立情况者：如前所引《智慧明點續》中所說，勝解行地作爲初地乃至法云地間共有十一地，無學地分爲普光、普明增光、普明得光、無言無量四者，若分別計數，

則有十五地，此四者分別爲化身、報身、法身、大樂身。或者，以歡喜地爲初地，第十一地普光明地分化、報、法、大光、智慧身五種，亦爲十五地。

安立具二清淨的真如爲法身。安立證悟之智慧法身爲智慧身。智慧法身稱爲智慧地。如從勝解行地算起，智慧地則爲第十六地。

阿闍黎金剛秘密的《難釋》中說：「亦與勝解行等十六結合。」因此，依照《智慧明點》的觀點，無學道安立有四或五地。

如是較於波羅密乘，咒乘階段各種異同的地名安立及數量都比較多，但都不過是學無學異生地及聖者地的開合有所不同而已，相互間並不相違。所以按照哪一種都是可以的。

許多印境大德在注釋續部義時，除了第十一地普光明地外，並沒談及有以上的諸地，因此波羅密乘的第十一地普光明地與咒乘的第十三地——金剛持地應知是同義。

其中所說的十地與二次第，從可代替方面而相互結合的情況者：依照聖父子的密意，《攝行論》的觀點爲：

作爲成熟相續而修的生次與第七地以下配合，但沒說七地中每一地的配合情況；

成熟相續已，究竟粗細生次與剛得到第八地配合；

圓次的身遠離、語遠離二者與八地的後部分及第九地二者結合；

心遠離、幻身二者與第十地的前部分結合；

光明與有學雙運二者與第十地的後部分結合；

無學雙運安立爲第十一普光明地。

生次、三遠離及幻身（無上咒乘的地道），雖不是波羅密乘中真正的彼彼諸地，但以二者某些相似方面而安立爲能代替彼彼諸地。

成熟相續後的粗細究竟生次與第八地配合的原因爲：波羅密乘第八地獲得佛土清淨加行，二種究竟生次獲得了成辦將來於何處成佛的殊勝佛土的能力，這兩者相似。

身遠離、語遠離與第九地配合的原因爲：波羅密乘第九地獲得講法的語清淨智；語遠離階段對語的根本風獲得自在，這兩者相似。

心遠離與第十地配合的原因爲：波羅密乘第十地獲得對

心的隨順自在；心遠離階段獲得對心的自在，這兩者相似。

幻身與第十地配合的原因爲：如波羅密乘第十地獲得大光明灌頂，幻身從諸佛獲得灌頂，二者相似。

光明、有學雙運二者與第十地後部配合的原因爲：波羅密乘第十地後部分，由廣大方便分攝持下，有大威力斷除所知障，並且不需新學其餘道。如是第四次第義光明，被廣大方便分攝持，有殊勝力量斷除所知障，並且有學雙運階段，不需新學它道，二者相似；而且波羅密乘最後有者需進入此光明道。

二種次第道以體性安立爲五道情況者：

由共同道淨心已，結合無上咒而發起大乘心後，乃至未生起圓次證悟間的諸道，爲無上咒自道之資糧道。

生起圓次證悟乃至未得第四次第義光明間之道，爲無上咒加行道。

第四次第的義光明爲無上咒見道及初地的共同體。

從有學雙運乃至未得無學雙運間的道，爲無上咒修道。此中安立有餘下的九地。

無學雙運即無上咒無學道。說它即是波羅密乘中所說的第十一地普光明地，又是咒乘所說的第十三地金剛持地，如是二地的共同體。全部生次爲資糧道，圓次分加行、見、修三

道。

咒乘階段，道所斷主要是凡庸的現相及貪著兩種。其中凡庸的貪著是煩惱障，凡庸的現相是所知障。

斷除情況者：下密院教典認爲，猶如第四次第義光明頓斷一切煩惱障那樣，學際義光明亦頓斷一切所知障。所以，有學雙運安立爲修道九地，不是從所斷障方面安立的，而是欲成辦義光明有力量斷所知障，必須積集福德資糧，如此的資糧分上中下三品，每一品又分上中下，依此而安立爲修道九地。

衛地上密院的教典，以克主杰大師於《瑜伽遊戲喜宴》中講說「所表義金剛」的內容爲根據，認爲有學雙運修道九品次第斷除所知障的上中下等九品。

於此無上咒階段，諸地的安立是在有境俱生大樂證悟境空性之上安立的。於俱生大樂的各各部分上安立各地，如「於普喜的部分，而命名爲地」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雖則如是，證悟真如的世間修所生階段安立爲加行道，新現證真如爲見道，證已串修爲修道等，亦與下續部及其它乘相同。這也是依據道的主要方面而安立，彼等道所含攝的內容並不一定要證悟真如義。

克主杰大師的《小字》中說：「若先對密集有了理解，則對於它部不需費力就能明白，反之，效果微弱，所以對密集引導為先。」此處即是依密集聖龍樹規而解說的。

《明炬論》中：「此乃修持勝支分，含攝一切續部義。」是說以生次為最初的生次、緣心次第、幻身、光明、雙運共五種密集次第道，含攝一切續部的內容。^(注 22)

含攝情況者：下三續部的一切道以作用方式攝於此密集五次第中；時輪的六支加行以能代替的方式含攝，其它無上續道以體性含攝。當然，其它無上部生起次第與此中生次雖非完全一樣，但若知道都是為成熟圓滿生起圓滿次第的善根，其義則是相同的。

此處所說的心遠離、幻身、光明、雙運，在其它無上部中不管直接提沒提到這些名詞，但要知道與其它圓次是如何配合的，於它處所說的拙火、明點瑜伽等攝於如此處所說的語遠離，於專注心間竅要前，所宣說的專注身它處竅要者攝於此處身遠離。

因此，若能對吉祥密集道，生起很好的理解，並了知含攝其它無上部道的情况，將會對一切續義獲得殊勝的無畏辯才。如文殊怙主上師說：「若領悟密集道，將施與對一切經教的殊

勝無畏辯才。」

頌曰：

一切聖言極頂金剛乘 僅名何時亦難得聽聞
如是甚深又深摩尼寶 昔積俱胝福財方購得

俱生修得劣慧百瓣地 文殊怙主善說日光浴
笑顏怒放要義蜂蜜精 善緣蜂群喜筵今得成

愚痴如我引頸來宣說 深邃話語於理實不當
然由信進廣慧求學者 殷重勸勉利他心書此

祝願此善令於一切世 永遠不為相似道引轉
於此圓滿顯密雙運道 聞思修習無礙達究竟

在有著信進廣慧的客夏特比丘——扎巴曲桑一再地殷重勸請下，獲得諸多善巧成就大德們的足塵作為頂嚴的凡俗之輩——央尖嘎偉洛卓懷著利益自他的心撰書此論以酬厚愛。娑瓦呵旦都！

補注：

- 01、雙運：淨幻身、義光明雙運。
- 02、七支和合：如來報身自性所具七支，受用圓滿支、和合支、大樂支、無自性支、大悲遍滿支、利生無間支、永住不滅支。
- 03、四種清淨：處為無量宮、身為本尊身、受用、轉法輪事業。其中的受用分三：不死壽甘露、不病藥甘露、無漏智慧甘露。
- 04、住於此類為含攝詞，把生次之身遠離、壇城最勝、事業最勝包含在內，雖然這些並不是以三有轉三身的道用。生次者內心雖有風入住融中脈而產生的道，但它是由生次究竟及與外手印結合力產生的，不是由修習專注身竅要的殊勝方便之力而產生的，故非遷變為圓次，只是屬圓次的證悟類，但在宗大師的《五次明炬》裏安立為圓次。
- 05、這僅就生次的主要方面而言，並非生起次第都是修習與三有隨類相應的行相，如修習護輪。
- 06、圓次的身遠離體性：粗細生次究竟的瑜伽士在下門修習微細，令風入住融中脈而產生空智開始，直至上下風未融入心間中脈而產生智慧之前的圓次為圓次的身遠離體性。

- 07、所得佛有身語意三，能得的圓次亦定為六支。別攝、靜慮二者修成昔未修成的空色，並令已修成的堅固，由此成就佛身；命勤、持風二者令於語的根本風獲得自在，以成就佛語；隨念作為不變樂的近因，三摩地為不變樂的體性而修成佛意。這樣三組亦依次說為身金剛、語金剛、意金剛三摩地。
- 08、百種性：五蘊、四界、六處、五境共二十粗分，各分為五。如五佛、四母、六地藏等菩薩、五等色金剛女，共二十本尊，各分五類，共百種。
- 09、身遠離的詮釋：遠離基之身為粗分二十；所遠離的為平庸的顯現貪著；遠離義：彼等修為空樂的變化，最好為本尊。在語遠離以上，任何顯現亦以空樂印證，但已不是身遠離。若能生起上下俱生喜，無自性的空性與境、有境結合而修習等引，由風搖動起定後，由憶念根本的空樂，任何顯現以此印證，由禁止與彼不相順的作意，一切境相顯為大樂。生次不共所斷是平庸的相貪，其中平庸的相不是顯現在根識的情器世界，而是顯現在意識中的平庸的情器。此相的對治是顯現為清淨的能依所依的相。平庸的貪著的對治即修習清淨的能依所依的我慢。此中複以修習我慢為主，修習相現為其支分。

粗分行相數數作意串習，僅由此雖能生起明現，但無法

由此獲得堅住。若無堅住，則不能遮止平庸的相貪，所以在生次階段，定要成辦寂止，而又需要由微細明點的瑜伽來成辦。在微細手幟或明點內修習圓滿的能依所依壇城，是在對智慧稍得自在時修習，並非在前面的兩個階段。

- 10、此規瑜伽士在心尖修習咒明點，由此上下風入住融心間中脈而產生光明智後，乃至未以修習全部解開心間脈結，使風入住融不壞明點，而產生光明智期間為圓次，為語遠離，或稱為金剛念誦。這只是從其中一方面而命名的，因為此處有三種命勤，而其中修習咒明點及質明點兩種命勤都不是語遠離或金剛念誦。語遠離或金剛念誦都是在鼻尖修習光明點的命勤瑜伽。因此第二次第稱為命勤更為合適。身遠離時，風雖能收入中脈，但不能收入心間中脈，為能攝入心間尖端，修咒明點，從長時修習中最初生起四空智時，即轉為名為語遠離或金剛念誦的命勤次第。
- 11、三種命勤：總之，在身體的竅要處（脈輪處），修習字或明點等，攝風入中脈的一切瑜伽都是命勤。命者義為餘脈風，勤者令入中脈。
- 12、風雖入心間中脈，但並沒融入不壞明點，而要想融入不壞明點，則需脈結鬆緩，為此於面門鼻尖修習光明點命勤，即風起入住三者之音與三字音無有分別的金剛念誦。脈中風流動時，發出似三字的音調，自己了知後並專注於此。於密處尖端修習質明點有兩種：一為自與業印等持而住中，

菩提心於二中脈下端交界處持而不放；二為自與智印二中脈下端處緣明點而修。這樣修習的目的者，由前二命勤收風入心間，由修此質明點對於風入中脈後，會起更大作用。風入中脈相，二鼻孔風平等力均而動；風住中脈相，二鼻孔風流動停止；風融中脈相，陽焰乃至烟、螢火蟲、燭火、明增得光明。

- 13、依內緣金剛念誦及二靜慮之收攝次第（全持隨融）及外緣手印命勤，使心間脈結全部解開，令風融入心間不壞明點，引生光明智後，乃至未得不淨幻身間的圓次，為心遠離次第的體性。
- 14、欲修成幻身，先需要一種能力把身體分成粗細二分，此有兩種方式：以修力分為粗細二分身；以惑業分成粗細二分身。每一有情都有粗階段的身心及細分本初的身心兩種，只要粗分身作動搖等事情期間，本初身都不現為如是相。若由一切粗分風融入心間不壞明點之力，粗分身動搖等的作用中斷，本初身才現為如是相作來去之事。有情相續中雖同時有粗細兩種意識，但沒有成為兩種相續的過失，因為乃至粗分心作持所緣相的作用之間，細分心不持所緣相，而在細分心持相時，粗分心則破滅消失。
- 15、《智慧金剛集續》中說，幻人：僅從風心生起的金剛持身，肢節雖具足，但除風心外，別無它物，猶如幻人；水月：遍布各處；人影身：遠離骨肉等；陽焰：剎那搖動；夢身：

僅由風心所成身，如夢中離開粗分身外的夢身；穀響：雖與異熟身同一相續，却另外顯現；幻術：雖是一却現許多；虹：五種色身無礙無雜地顯現；閃電：住於異熟身蘊內，如云中電閃；水泡：空中剎那現起，如淨水中生起泡沫；影像：一切肢節圓滿，如鏡中顯現出金剛持的影像。這些喻是表示學位幻身的情况。

16、此處行以體性分三：有戲論行、無戲論行、極無戲論行。無戲論行分廣、中、略三種，前後二者無此分法。以所依分生次行、圓次行。此二者亦各分有戲論行、無戲論行、極無戲論行三種。以時分，令堪為法器的灌頂時行、修道時行。後者分未得令得之行、得已更增效用之行兩種。總的說來，我等大師對勝解低劣的小乘人開示離欲行，對勝解廣大的波羅密乘人開示地及波羅密行，對勝解甚深的密咒四續化機開示了欲法行，即三行。此處行即貪欲行，此複下三部化機僅有緣面前修習的天女五境之貪為道的修法，並沒有把與業印或所修天女和合之貪作為道的修法。無上道階段，生起殊勝領悟空性的有境情况者：由界融化，生起殊勝之身觸，以此為所緣境，生起殊勝的身識樂受，以此為無間緣，意識生成殊勝的樂體性，此時，憶念往昔決定的真如義，從而轉為空樂和合。由此可知，意轉為大樂性，並作為無間緣，亦可令根識生為大樂性。

17、光明以名字言詮的方式可以分為境光明、有境光明。初

與空性同義。有境光明複分：如粗分意識領悟空性，是與波羅密乘及下三部共通的總義光明；如融樂領悟空性，是與生次共通的總義光明；領悟空性的心遠離的喻光明是隱義光明；身遠離、語遠離及幻身所攝的喻光明亦是隱義光明；義光明是究竟的義光明，究竟義不是行道究竟，而是指由俱生樂究竟徹底地領悟真如。

18、色細：能變化能依壇城中的天眾；粗色：能變化所依無量宮等器世間；遍：隨心想處，壇城遍布；清淨：能變化如此的情器世間；極明：堪被眾生供養；光明：威德映蔽一切；堅固：隨心獲得一切義利；自在：調伏攝受有情；隨欲：對功德。《顯炬論》譯為：細色與輕觸，周遍正得性，極明性堅固，自在性如意。

19、修此道果有三種：最勝者佛果、中為八大成就、下為息增懷伏業。後二種為共同悉地，如是可攝為勝共兩種悉地。成佛有三種方式：即生成佛、中陰成佛、曆生成佛。這三種對於淨修共道、獲淨灌頂、守護誓言戒律相同。不同者：第一種方式，能學修二次及行，並獲幻身，即生一定成佛；第二種方式，獲得生次乃至心遠離，但沒修三行中的任一種，在死光明生為心遠離究竟喻光明的體性後，代替中陰現起幻身，依此身修習余道而成佛；第二種方式，從僅得灌頂、守護誓言戒律，並未多修習道，乃至得語遠離間，但未獲心遠離的修士，他們雖然不能即生或中陰中成佛，

但七生或十六生內定能成佛。

- 20、受用圓滿：相好莊嚴支，報身；和合：恒時與自所現熱瑪和合；大樂：大樂遍滿身心；無自性：如幻顯現、現證空性；悲遍：無緣大悲；無間：利生無間；不滅：不示現涅槃，身的顯現不滅。
- 21、四灌頂：瓶灌成熟生起次第；秘灌成熟身語意三遠離、不淨幻身；智灌成熟義光明；第四詞灌頂成熟雙運。
- 22、次第決定者：欲修成總的無上部所說的無學雙運，需先成辦義光明與清淨幻身二者聚合的雙運，而此又需先成就清淨幻身，僅得雙運並不需要淨幻身為前行，因為淨幻身與普通雙運同時得到。而要得淨幻身需以義光明為前行，因淨幻身是義光明的乘騎——極微細本初風作為近取因而產生的。而此義光明又需積集三無數劫的資糧或其替代品第三次第幻身其中任一為前行。而要得到第三次第的幻身又需真正的心遠離或能替此的圓次為前行。因為若沒有以修力令一切風如死亡次第那樣融入心間明點為前行，則不能得到一如中陰的幻身。而得此真正心遠離或其替品的圓次，則需先成辦語遠離金剛念誦名安立的命勤支分或其替品，因為若沒有如此的圓次完全解開心間脈結，則不能生起真正的心遠離及其替品的圓次，因此又要解開瑜伽士的心間脈結。依容易次第，先要成辦真正身遠離及類似的圓次，因為心間脈結較它處的脈結難以解開，攝風入它

處脈結較攝風入心間容易。欲生起全部的圓次，則定需四座粗細生次以成熟發起圓次證悟的相續。而此又需獲得淨灌頂及善護三昧耶、戒律。而要具備守護誓戒的法器，則需先學修共通道——行持兩種菩提心及其支分道。增強效用之行由外命勤代替顯示，故如是一切道數量、次第決定。

二 00 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釋迦教下弟子緣宗敬譯於色須寺極樂殿
複於二 00 八年六月八日校潤於甘肅合作寺